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詩曰

昔日眉山翁

無事強說鬼

何取誕怪言

陰陽等一理

惟令死可生

不教生媿死

晉人頗通玄

我怪阮宣子

晉時有箇阮脩，表字宣子，他一生不信有鬼，特做一篇無鬼論，他說道：今人見鬼者，多說他着活時節衣服，這等說起來，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一日有个

書生來拜他，極論鬼神之事。一個說無，一個說有，兩下辨論多時。宣子口才便捷，書生看看說不過了，立起身來道：「君家不信，難以置辨。只眼前有一件大証，見身即是鬼，豈可說無耶？」言畢，忽然不見。宣子驚得木呆，嘿然而慙。這也是他見不到處。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爲鬼，豈有沒有的道理？不止是有，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來顯靈的。所以古人說：「當令死者復生生者，可以不媿。」方是忠臣義士。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箇？只爲欺死鬼無知，若是見了顯靈的，可也害怕哩。宋時福州黃閭人劉監稅。

的兒子四九秀才，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爲妻。後來死了三個月，將去葬于鄭家先隴之傍。旣掩壙，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巷飲酒。忽然一个大蝶飛來，可有三寸多長，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趕逐不去。劉秀才道：「是怪異，戲言道：莫非我妻之靈乎？」倘陰間有知，當集我掌上。剛說得罷，那蝶應聲而下，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將有一刻光景，然後飛去。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坐客多來觀看。劉秀才恐失掉了，將紙包着，叫房裏一個養娘，交付與他藏了。劉秀才念着鄭氏，嘆息不已，不覺淚下。正在悽惶間，忽見這

个養娘走進來道不必悲傷我自來了看着行動舉止聲音笑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衆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到晚回家竟走到鄭氏房中開了箱匣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盡多拿出來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家人正皆驚駭他竟走出來對劉秀才說道我去得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某妾說甚麼話某僕做甚勾當一一數來件件不虛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把這養娘認做是鄭氏與他說話全然無異也只道附幾時要去的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拉了劉秀才

歷問物得
選如日否

同睡雲雨歡愛，劉氏生時一般，明日早起來區處家事，簡較莊租簿書，分毫不爽，親眷家間知多來看他，他與人寒溫款待，一如平日人多叫他做鬼小娘，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庄僕，見說此事，急來看看女兒，女兒見了，不認是父親，叫他的名字罵道：「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何爲不還？」叫當直的拿住了要打，討饒纔住。如此者五年，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養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醒來仍舊如常，問他五年間事，分毫不知，看了身上衣服，不勝慙愧，急脫卸了原做養娘本等去，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然只不

過一時間事，沒有幾年，價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不下，又要照管家事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怎說得個沒鬼，這個是借生人的了，還有個借死人的說來時

直叫小膽驚欲死

任是英雄也汗流

只爲滿腔冤抑事

一宵鬼話報心仇

話說會稽嵊縣，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爲何叫得鹿胎山，當時有一個陳惠度，專以射獵營生，到此山中，見一帶胎鹿，在面前走過，惠度腰袋內取出箭來，搭上了一箭射去，叫聲着，不偏不側，正中了鹿的頭

上那隻鹿帶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兩跳，早把個小鹿生了出來。老鹿既產，便把小鹿身上血，舐個乾淨了。然後倒地身死。陳惠度見了，好生不忍，深悔前業，拋弓棄矢，投寺爲僧。後來鹿死之後，生出一樣草來，就名鹿胎草。這個山原叫得剡山，爲此就改做鹿胎山。山上有個小菴，人只叫做鹿胎菴。這個菴苦不甚大。宋淳熙年間，有一僧號竹林，同一行者在裏頭居住。山下村里，名剡溪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所在。里中有個張姓的人家，家長新成，將入殯。驗來請菴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是夜裏的事。竹林

叫行僮挑了法事經箱，隨着就去。時已日暮，走到半山，只見前面一個人叫道：「天色晚了，師父下山到甚處去？」擡頭看時，却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个秀才，姓直，名諒，字公言。兩人相揖已畢，竹林道：「官人從何處來？」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麼好？」直生道：「小生從巖間至此，見天色已晚，特來投宿。菴中與師父清話，師父不下山去罷。」竹林道：「山下張家主翁入殮，特請去做佛事。事在今夜，多年檀越人家，怎好不去得？」只是官人已來到此，又没有不留菴中宿歇的事，出兩難。如何是好？」直生道：「我不宿此，別無去處。」竹林道：「只

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直生道：我輩大丈夫，氣吞湖海，鬼物所畏，有甚沒膽氣處。你每自去，我竟到葦中自宿罷。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明日歸來，罰做一個東道。請罪罷。直生道：快去快去，省得爲我少得了襯錢。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塵好竹林。就在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道。官人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肚中飢餓時，厨中有糕餅，竈下有見成米飯，食物多有，隨你權宜喫用。將就過了今夜，明日絕早，小僧就回，托在相知，敢如此大膽，幸勿見責。直生取笑道：不要關進門去，撞着了什麼。

知此夜
受用

忌的人在裏頭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道山菴淺陋料沒有婦女藏得不妨不妨直生道若有在裏頭正好我受用他一夜竹林道但憑受用小僧再不喫醋大笑而別竹林自下山去了直生接了鑰匙一徑蹶上山來端的好夜景

棲鴉爭樹宿鳥歸林隱隱鐘聲知是禪關清楚紛
紛烟色看他比屋晚炊徑僻少人行惟有樵夫肩
擔下山深無客至并稀稚子候門迎微落幾點疎
星尸前相引燦爛一鈎新月木末來邀室內知音
祇是滿堂木偶庭前好伴無非對座金剛若非德

重鬼神欽也要心疑魍魎至

直生走進菴門、竟趨禪室、此時月明如晝、將鑰匙開了房門、在佛前長明燈內、點個火起來、點在房中了、到竈下看時、鉢頭內有炊下的飯、將來鍋內熱一熱、又去傾瓶倒罐、尋出些筍乾木耳之類、好些物事來、笑道、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喫、喫把飯喫飽了、又去燒些湯、點些茶起來、喫了、走入房中、掩上了門、展一展被臥、停當、息了燈、倒頭便睡、一時間睡不去、還在翻覆之際、忽聽得扣門響、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隣芳別無人跡、有何人到此、必是山魍木魅、不

僧坊未必無之

非竹影者
七時亦覺
本矣

去理他。那門外扣得轉急。直生本有膽氣，毫無怖畏。大聲道：汝是何物，敢來作怪？門外道：小弟是山下劉念嗣，不是甚麼怪。直生見說出話來，側耳去聽。果然是劉念嗣聲音。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恍惚之中，要起開門，想一想道：劉念嗣已死過幾時，這分明是鬼了。不走起來，門外道：你不肯起來，放我。我自家會走進來，說罷，只聽得房門砵砵有聲，一直走進房來。月亮裏邊看去，果然是一個人，踞在禪椅之上，肆然坐下。大呼道：公言公言。故人到此，怎不起來相揖？直生道：你死了，爲何到此？鬼道：與足下往來甚久，我元不

曾、灰、今、身、子、見、在、怎、麼、把、灰、來、戲、我、直、生、道、我、而、今、
想、起、來、你、是、某、年、某、月、某、日、灰、的、我、于、某、日、到、你、家、
送、墓、惹、過、了、纔、回、家、的、你、如、今、却、來、這、里、作、怪、你、敢、
道、我、怕、鬼、故、戲、我、麼、我、是、鉄、漢、子、膽、氣、極、壯、隨、你、甚、
麼、千、妖、百、怪、我、決、不、怕、的、鬼、笑、道、不、必、多、言、寔、對、足、
下、說、小、弟、果、然、灰、久、了、所、以、不、避、幽、明、昏、夜、到、此、尋、
足、下、者、有、一、腔、心、事、要、訴、與、足、下、求、足、下、出、一、臂、之、
力、足、下、許、我、方、才、敢、說、直、生、道、有、何、心、事、快、對、我、說、
我、念、平、日、相、與、之、情、倘、可、用、力、必、然、盡、心、鬼、嘆、息、了、
一、會、方、說、道、小、弟、不、幸、去、世、不、上、一、年、山、妻、房、氏、即、

便改嫁，嫁也罷了。凡我所有箱匣貨財田屋文券席捲而去，我止一九歲兒子家財分毫沒分，又不照管他一些，使他飢寒伶仃，在外邊乞丐度日。說到此處，豈不傷心，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直生好生不忍，便道：你今來見我之意，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麼？鬼道：幽冥悠悠，徒自悲傷，沒處告愬。今特來見足下，要足下念平生之好，替我當官一說，申此冤恨，追出家財，付與吾子，使此子得以存活。我瞑目九泉之下，當効結草啣環之報。直生聽罷，義氣憤憤，便道：既承相托，此乃我身上事了。明日即當往見縣官，爲兄申理此。

事但兄既無對証，只我口說有何憑據？鬼道我一說來，足下須記得明白。我有錢若干，粟若干，布帛若干，在我妻身邊，有一細帳在彼波粧匣內，匙鑰繫繫身上，田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俱有文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時常放在床頂上，又有白銀五百兩，寄在彼親賴某家，聞得往取幾番，彼家不肯認帳，若得官力，也可追出。此皆件件有據，足下肯爲我留心，不怕他少了，只是兒子幼小，無能不足，足下幫扶到底，成不得事，直生一一牢記，恐怕忘了。又叫他說了再說，說了兩三遍，把許多數目款項，俱明吩咐。

白白了、直生道、我多已記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只是你一向在那里、今日又何處來、鬼道、我死去無罪、不入冥司、各處游蕩、看見家中如此情態、既不到陰司、沒處告理、陽間官府處、又不是鬼魂可告的、所以舍忍至今、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知足下在此山上、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求懇出力、萬祈留神、直生與他言來語去、覺得更深了、心裏動念道、他是个鬼、我與他說話已久、不要爲鬼氣所侵、被他迷了、趁心裏清時、打發他去罷、因對他道、劉兄所托、既完、可以去了、我身子已倦、不要管了我睡覺、說罷、就不聽見

此却無解
或因其目
皆有胆而
此之或亦
進其下山
白事乎

聲響了，叫兩聲劉兄，劉念嗣並不答應了。直生想道：已去揭帳看時，月光朦朧，禪椅之上，依然有個人坐着，不動。直生道：可又作怪。鬼既已去，此又何物？大聲咳嗽，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直生不理他，假意解呼。椅上之物也。依樣解呼。及至仍前叫劉兄，他却不會應。直生初時膽大，與劉鬼相問答之時，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爲異。此時精神既已少倦，又不見說話了，却只如此作影，响心裏就怕。將起來道：萬一走上床來，却不利害。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椅上之物，從背後一路趕來。直生走到佛堂中，聽得背後脚步

響想道曾聞得人說鬼物行步、但會直前、不能曲折、我今環繞而走、必然趕不着、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那鬼物踉蹌走不迭了、撲在柱上、就抱住、不動、直生見他抱了柱、叫聲慙愧、一道煙望門外溜了、兩三步并作一步、一口氣奔到山脚下、天色已明、只見山下兩個人前後走來、正是竹林與行童、見了直生道、官人起得這等早、爲甚恁地喘氣、直生喘息畧定道、險些嚇死了人、竹林道、爲何呢、直生把夜來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你們撇了我、在櫃越家快活、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今我下了山、正不知此物怎麼樣、

這是一場
好看的事

了。竹林道：「好教官人得知我，每撞着的事，比你的還希奇哩。」直生道：「難道還有奇似我的？」竹林道：「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正要下棺，搖動靈柩，念過真言，拋個須子，揭開海被一看，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里去了。合家驚慌了，前後找尋，並無影響，送殮的諸親多嚇得走了。孝子無頭可奔，滿堂鼎沸，連我們做佛事的，沒些意智，只得散了。回來，你道作怪麼？」直生搖着頭道：「奇奇奇，世間人事改常，變怪不一，真個是天翻地覆的事。若不信，見說着也不信。」竹林道：「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直生道：「要尋劉家的兒子，與他說去。」竹林

二刻集卷之三
道且從容、昨夜不曾相陪得、又喫了這樣驚恐、而今且到小菴裏坐坐、喫些早飯再處、直生道、我而今青天白日、便再去尋尋、昨夜光景、看是怎的、就同了竹林、一行三個、一頭說、一頭笑、躡上山來、

一宵兩地作怪

開說也須驚壞

禪師不見不聞

未必心無罣碍

三人同到菴前、一齊擡起頭來、直生道、元來還在此、竹林看時、只見一個灰人、抱住在堂柱上、行童大叫一聲、把經箱撲的、攢在地上了、連聲喊道、不好、不好、竹林啐了一口氣、有我兩人在此、怕怎的、且仔細看

看着竹林把菴門大開，向亮處一看，叫聲奇怪，把个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直生道：「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正是這個。」依他說，只該是劉念嗣的屍首，今却不認得。竹林道：「我仔細看他，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敢就是昨夜失去的，却如何走在這里？」直生道：「這等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可也奇怪得緊。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一一寫了出來，省得過會忘記了些。竹林道：「你自做你的事，而今這个屍首在此，不穩便，我且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

若認來不是，又作計較，連忙叫行童做些早飯，大家喫了，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說山上有個死屍，抱在柱上，有些像老檀越，特來邀請親人去看，張家兒子見說，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鄰里間聞得此說，盡道希奇，不約而同，無數的隨着來看，但見

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號天拍地，哭了一場，哭罷，拜道：父親何不好，好入殮，怎的走到這個所在，如此作怪，便請到家裏

去罷，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脫，欲用力折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內中有的道：「新尸強魂，必不可脫，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張家是有力之家，便依着說話，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將屋梁支架起來，截斷半柱，然後連柱連尸倒了下來，挺在木板上，才偷得柱子出來。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正要扛擡他下山去，內中走出一個里正來道：「列位不可造次，聽小人一句說話，此事大奇，關係地方怪異，須得報知知縣相公，服

同驗看，方可。眾人齊住了手，道：「恁地時，你自報去。」
正道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麼樣不見了。幾時走到這菴裏，怎麼樣抱在這柱子上，說得備細，方可對付知縣相公。張家人道：「我們只知下棺時，揭開被來，不見了尸首。已後却是菴裏師父來報，纔尋得着。這里的事，我們不知。」竹林道：「小僧也因做佛事，同在張家，不知這里的事。今早回菴，方纔知道。這菴裏自有個秀才官人，晚間在此歇宿，見他尸首來的。此時直生已寫完了帳，走將出來道：「晚間的事，多在小生肚裏。」正道：「這等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做个。」

証見直生道我正。要見知縣相公有話說。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一擁下山。同到縣裏來。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嚷滿了縣堂。知縣出堂問道。何事喧嚷。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道地方怪異。特來告明。知縣道。有何怪異。里正道。剡溪里民家張某。新灰入殮。尸首忽然不見。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菴中。抱住佛堂柱子。見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見得來時明白。今本家連柱取下。將要歸家。小人們見此怪異。關鎖地方。不敢不報。故連作怪之尸。并一千人等多送到

相公台前，憑相公發落。知縣道：我曾讀過野史，成人能起，喚名尸厲，也是人世所有之事。今日偶然有此不足爲異，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是怎麼樣的。直生道：大人所言尸躡，固是，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此尸非能作怪，乃一不平之鬼，借此尸來托小生求申理的。今見大人當以備陳，只是此言未可走洩。望大人主張發落去了。這一千人，小生別有下情寔告。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案。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各自散去，單留着直生問說備細。直生道：小生有個舊友劉念嗣，家事儘也。

溫飽身歿不多時其妻房氏席捲家資改嫁後夫致九歲一子流離道路昨夜鬼扣山菴與小生訴苦備言其妻所掩沒之數及寄頓之家朗朗明白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臺下求理此項小生義氣所激一力應承此鬼安心而去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的鬼去尸存小生覺得有異離了房門走出那尸就來趕逐小生遇柱而抱幸已天明小生得脫故地方見此異事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今小生記其所言滿錄一紙大人台鑒照此單效爲小生一追使此子成立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亦是

大人申冤理枉救困存孤之大德也。知縣聽罷道世間有此薄行之婦，官府不知，乃使鬼來求申，有媿民牧矣。今有煩先生做個證明，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直生道：待小生去尋着其子，才有主腦。知縣道：追明了家財，然後尋其子來給還，未爲遲也。不可先漏機關。直生道：大人主張極當。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密地僉個小票，竟拿劉念嗣元妻房氏到官。元來這一個房氏，小名恩娘，體態風流，情性淫蕩，初嫁劉家，雖則家道殷厚，爭奈劉生稟賦羸弱，遇敵先敗，儘力奉承，終不愜意，所以得了虛怯之病，三年而歿。劉家並

婿之常

無翁姑伯叔之親，只憑房氏做主，守孝終七，就有些耐不得，未滿一年，就嫁了木處一個姓幸的，叫做幸德，到比房氏年小三五歲，少年美貌，精力強壯，更善抽添之法，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只恨丈夫歛得遲了幾年，所以一家所有，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連兒子多不顧了，兒子有時去看他，他一來怕晚夫嫌忌，二來兒子漸長，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終是碍眼，只是趕了出來，劉家二字也怕人提起了，不料青天一個霹靂，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元妻房氏來，驚得個不知頭腦，與晚夫商量道：我身上無事，如何縣間

來拿我，他票上有劉家二字，莫非有人咬哄小業種告了狀麼？及問差人討票看，竟不知原告是那個，却是沒處躲閃，只得隨着差人到衙門裏來。幸德雖然跟着同去，票上無名，不好見官，只帶得房氏當面。知縣見了房氏，問道：你是劉念嗣的元妻麼？房氏道：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知縣道：誰問你後夫？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故，他的家事怎麼樣了？房氏道：原沒甚麼大家事，後兒子小，養小婦人不活，只得改嫁了。知縣道：你丈夫托夢于我，說你捲擄家私，嫁了後夫，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裡，我一一記得。

的，你可實招來。房氏心中不信，賴道：「委實一些沒有。」知縣叫把撥來，櫻了指。房氏忍着痛，還說沒有。知縣道：「我且逐件問你。」你丈夫說有錢若干，粟若干，布若干，在你家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田在某鄉屋在某里，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你丈夫說錢物細帳在減粧匣內，匙鑰在你身邊，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放于床頂上，如此明白的，你還要賴。」房氏起初見說着數目，已自心慌，還勉強只說沒有。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心中驚駭道：「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便就遮飾不出了，只得叩頭道：『誰想老爺知得如

此備細委實件件真有的知縣就喚鬆了梭登時押去取了那滅粧與紫漆箱來當堂開看與直生所寫的無一不對又問道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某家可有的麼房氏道也是有的只爲賴家欺小婦人是偷寄的東西已後去取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還了知縣道這個我自冇處當下點一个差役押了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回話又分付請直秀才進來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可見鬼之有靈矣今已押此婦尋他兒子去了先生也去大家一尋若見了同到此間

當面追給家財與他，也完先生一場爲友的事。直生謝道：此乃小生分內事，就當出去找尋他來。直生去了，知縣叫牢內取出一名盜犯來，密密分付道：我帶你到一家去，你只說劫來銀兩多，寄在這家裏的。只這等說，我寬你幾夜鎖押，賞你一頓點心。賊犯道：這家姓甚麼？知縣道：姓賴。賊犯道：姓得好好，互賴他家娘罷了。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押鎖了這盜犯，一徑搵到這賴家來。賴家是個民戶，忽然知縣相公搵進門來，先已慌做一團。只見衆人役擁擁知縣中間坐了，叫賴某過來。賴某戰兢兢的跪倒。知縣道：

你良民不要做却窩頓盜賊麼。賴某道：小人頗知禮法，極守本分的，怎敢幹此非爲之事。知縣指着盜犯道：見有這賊招出姓名，說有現銀千兩寄在你家，怎麼賴得。賴某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那盜犯受過分付口裏，便喊道：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的。賴某慌了道：小人不曾認得這人的，怎麼誣得小人。知縣道：口說無憑，左右動手前後搜着。賴某也自去做眼，不許乘機搶匿物事。那一千如狼似虎的人，得了口氣，打進房來，只除地皮不翻轉，把箱籠多搬到官面前來。內中一箱沉重，知縣叫打開來看。賴某曉得

有銀子在裏頭的着了急就喊道：此是親眷所寄，知縣道：也要開看，打將開來，果然滿箱白物，約有四五百兩。知縣道：這個明是盜贓了，盜犯也。趁口喊道：這正是我劫來的東西。賴某道：此非小人所有，乃是親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他起身再醮，權寄在此，豈是盜贓？知縣道：信你不得，你寫個口詞到縣驗看。賴某當下寫了个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押了个字，隨着到縣間來，却好房氏押出去尋着了兒子，直生也撞見了，一同進縣裏回話。知縣叫賴某過來，道：你方纔說銀兩不是盜贓，是房氏寄的麼？賴某道：是。知縣

道寄主。今在此。可還了他。果然盜情與你無干。趕出
去罷。賴某見了房氏。對口無言。只好直看。用了許多
欺心。却被賺了出來。又吃了一個虛驚。沒興自去了。
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對直生道。如此孩子。正
好提攜。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只須去交點明白。
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直
生道。大人神明。奸欺莫遁。亡友有知。九泉啣感。此子
成立之事。是亡友幽冥見托。既仗大人申理。若小牛
有始無終。不但人非。難堪鬼責。知縣道。先生誠感幽
冥。故貴友猶相托。今鬼語無一不真。亡者之靈與生

者之誼可畏可敬，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却勘出此一
案來，真奇聞也。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照帳
目交收了物事，將文契查了田房，一一踏寔會管了。
多是直生與他經理，一个乞丐小廝，遂成富室之子。
固是直生不負所托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彼時晚
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故知得
這等明白。心中先有些害怕，夫妻二人怎敢違拗一
些。後來曉得鬼來活現了一夜，托與直秀才的一發
打了好些寒噤，暑暑有些頭疼，腦熱就生疑惑。後來
破費了些錢鈔，薦度了幾番，方得放心。可見人雖已

鬼之鬼不可輕負也。有詩爲証。

何緣世上多神鬼，只爲人心有不平。
若使光明如白日，縱然有鬼也無靈。

刻拍索驚奇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饋白餅

詩云

睹色相悅人之情

個中原有真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真

就裡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

等閒端入風流陣

餒頭不喫惹身羶

世俗傳名繫火

聽說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箇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在這些貪愛上面，想出箇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

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箇小富貴，謂之紫火圍。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箇着了九箇道兒，記得有箇京師人，靠着老婆喫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做撞着，要殺要剛，直等出財買命，壓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箇了。有一箇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床裡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箇着了忙的，定是跳下床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箇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攬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寬鬆，伏

便殺不成
了

妙妙

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嚷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豬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揜起帳子、喊道、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揜了一揜、却不下手、潑皮道、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箇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箇大捍杖來、喝道、權寄頸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臀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潑皮道、打也

不錯也該受一杖兒其大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
出了，深皮道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箇中人，我與你
熟商量，你要兩人齊心，你嫂子是搵錢樹料不捨得，
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奸，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弄
不成了，不如你捨着嫂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
鈔，幫你買煤買米，若要緊火圍，別尋箇主兒弄弄須
靠我不着的，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
場，只得住了手，倒縮了出去，深皮起來，從容穿了衣
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搵搵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得便宜處失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箇院長相隨，到軍將橋，遇箇婦人，鬢髮蓬鬆，涕泣而來。一箇武夫着青紵絲袍，狀如將官，帶劔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着幾扛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箇院長笑道：「這番經紀做着了。」士肅問道：「怎麼解？」院長道：「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

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元來浙西一箇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簾下有箇婦人行走，恁態甚美，撞着了多次，心裡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攢着眉頭道：「一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官人驚道：却是爲何？」小童道：「前歲一箇將官帶着這箇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箇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里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房臥行李，說道去半箇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得

豈知非在
家業債乃
此官人業
債邪

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除了喫時，只等家主回來，算還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而今多時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業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麼？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飲食，我尋些喫口物事送他，使得麼？」小童道：「這箇使得。」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裡，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餠，餅在店家討了兩箇盒兒，妝好了，叫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婦人受。」

買酒菜之
本又自何
出

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箇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舍。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盪其酒來喫，篋內取出金杯一隻，滿斟着一杯，叫茶童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不推吃。乾了，茶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喫單杯。婦人又喫了，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喫了他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

來買，囑茶童道：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娘子來了，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箇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箇肥佬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過來吮。囁箇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童，叫他做着捧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他同坐，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

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裡偷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裡，推說道：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閉着房門，竟自在婦人房裡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纔得兩晚，一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裡一箇長大漢子，大踏步踰牆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裡，驚得婦人手

脚忙亂、面如土色、慌道、壞了、壞了、吾夫來了、那官人
急閃了出來、已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箇男子在
房裡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
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
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麼、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
了出去、剩了行李囊、費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
去、適纔十來箇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那官人房裡
的、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的
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
士肅聽罷道、那里這樣不曉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

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爲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紮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脚，折了偌多本錢，還悔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從傍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錄事，建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

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游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簾，簾內常有箇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敎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裡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笋，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揷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

柳絲只解風前舞，
諛絮惹人不住。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爲多，想是喜歡！

覆井好米
止當局自
飛耳

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宜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歎賞道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縹緲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箇提心吊胆魂靈多不知飛在那里去了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箇經紀挑着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則箇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拋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

一箇渾成來，弄一弄輸了一萬錢，宜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眼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箇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難得多了，又不肯伏。正在嘆恨，間忽見箇青衣童子，捧一箇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箇深坑，儘能害客痴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拘性，酷貪還是圖他撒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與不期多
察期于當
視此之謂
也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
盆道：趙縣君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裏說起。疑
心是錯了，且揭開盆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
柑子十數箇。宣教道：你縣君是那箇與我素不相識，
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我縣君即是
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
了本錢，不曾嘗得他一箇，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
忍，偶然藏得此數箇，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
可惜止有得這幾箇，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
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小童道：大夫到

不必先
也而後
生之

建康探親去了，兩箇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教聽得此話，心裡想道：「他有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於是好機會，連忙走到卧房內，開了篋，取出色綵二端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小小生活二疋，伏祈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箇柑子，打甚麼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教道：「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着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

見小童拿了幾餅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
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客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喫。手
製此數餅送來奉用。宣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
心于他了。好不羨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
他身傍講得話。做得事的好。友要在。他身上圖成這
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菓品之類。
盪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廝。怎
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兄弟。你是趙縣君心腹人。
兒。我怎敢把你做等閒勸覷。放心飲酒。小童告過無
禮。喫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喫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

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宣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拿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頑耍。宣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宣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宣教室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宣教道：「總是沒人在此說說，何妨？」我既與他送東送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小童道：「說着我縣君容貌真箇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裡頭摘不

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箇宣教道、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揷將出來揷得重些繫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回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宣教道我可不是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宣教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裡面拜見一拜見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纔我願小童道這箇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及討箇此音來覆官人宣教又將銀一两送與小童叮囑

道是必要討箇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問
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倦切就相見一面
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戚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
得兩番沒箇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
說宣教道也是也是怎生得箇名色想了一想道我
在廣裡來帶得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
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
一面何如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
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
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宣教道這箇自然

難道我就推住在宅裡了不成。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宣教大喜，過望，整整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脚两步，走過趙家前廳，來小童進去稟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打從裡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衣裳楚楚，珮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挨上去，真所謂客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裡。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真箇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箇肥佬口裡謝道：屢蒙

偏作莊民
使人可死

縣君厚意，小子無可答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愧惶愧，宣教忤在袖裡，取出一包珠寶來，捧在手裡。道：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裡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裡面走了進去。宣教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曾說得一句俚俏的說話。心裡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遇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尋。

到裡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閒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腳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那宣教有箇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箇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叫他到家裡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里肯去，被兩箇幫閒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丁惜惜撒驕撒痴了一會，免

不得擺上東道來。宣教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
唱箇歌兒嘲他道。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
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丟我去纏誰。似
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當下吳宣教沒情沒緒。喫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
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像意起來。却
是身既到此。沒及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床睡了。
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箇借
這箇出火的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

次情如此

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叙話。」宣教聽了這話，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裡。專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儘力一推，推進床裡。吳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番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殺我也！」用得力量重了一箇，失脚跌進裡床，喚了一驚。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仍舊跨上身去，丁惜惜也在睡。不覺醒道：「好饒貨，怎不好好的，做出這箇極模樣？」吳宣教等聽得惜惜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趙縣君的夢，連自

已也。失笑起來。丁惜惜再四問他。你心上有何人。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宣教只把閒話支吾。不肯說破。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家來了。無晝無夜。一心只痴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忽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宣教喜道。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箇禮簍。最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買了。些時鮮菜。品鷄鴨熟食。各二盤酒一罈。配成一

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說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口說道、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爲敬、甚愧、非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縣君回、憫小童道、留官人喫了壽酒去、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旣留下喫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

如在沒主人

罷竟自進去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裡。須臾之間，兩個走使的男人，擡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裡面捧出攢盒酒菜來，擺設停當，撥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箇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宣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拍道：「縣君來了。」果然趙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拙夫不在，沒箇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耻奉陪。」宣教大

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箇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却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閑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開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箇矣。宣教心裡恨不得伸出兩隻臂來，將他一把抱住，却不好強留得他。眼盼盼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裡邊

又傳話出來，叫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常，容日再謝。」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却銜不着心。裡好生不快，有銀紋絲一首爲証。

前世裡冤家美貌也，人挨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幾番相見，意殷勤，狠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箇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的天那，陣冤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

無情有情
之間正可
弄破機關
矣而亦甚
耐者不克

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梢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板板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筒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全放在盒內，用筒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多拜上縣君。」

昨日承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爲謝。小童道：當得拿去，宣教道：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封，萬勿漏洩。則箇小童嘆道：我是箇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簡，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音，必當重謝。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甚是精通，若有甚話寫去，必有回荅。宣教道：千萬在意。小童說不勞分付，自有道理。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箇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又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繡。

髮二縷挽着箇同心結。兄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
詩云

好將鬢髮付并刀，
妾恨千絲羞可擬。
祇恐經時失俊髦，
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宣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
縣君深有意于我了小童道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
宣教道他剪髮寄我詩俚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
意小童道既然有意爲何不受你珠子宣教道這又

有一說這是一箇故事在裡頭小童道甚故事宣教
道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
宮後來思想他、俱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
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叫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畫
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却
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
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磨小童道
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飲、小童道
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
然回來、却還娶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去

取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箇、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爲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
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還珠垂淚古來痴、
知音但使能欣賞、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冰鮪帕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宣教道、也是用着箇故事、唐張籍詩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于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

可謂風流
志氣種種
誤用于此
人耳

道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過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喜歡，只待好音，丁惜惜那里，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似朝門外候旨的官，惟恐不時失誤了宣召，那里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忖道：「平日只是我去挨光，纔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里？」怎生對你說？叫你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卧房裡卸了妝飾。」

新梳裏過了，叫我進去問說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說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裡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宣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目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却要到內室裡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悄着些，是必有幾箇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宣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

生纔安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箇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裡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宣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日說我是老偷香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箇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當下吳宣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煩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小童道這箇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箇

靜即來約你同去宣教道，快着些箇小童先去了。吳宣教急揀時樣濟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箇賽過潘安，強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碍。了宣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洒一洒衣裳，隨着小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街裡轉了一兩箇彎，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懶梳妝，撲

此境若真
則可銘

係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裡坐地。」一箇丫鬟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見房裡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案上酒般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縣君道：「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別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絲之惠，小子緊緊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

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閒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團團與兒直從脚跟下，月出天庭來。那裡按納得住，而孔紅了，又白了，又紅，筋子也倒拿了，酒盞也潑翻了，手脚都忙亂起來。覷箇丫鬟走了，去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跪下道：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箇縣君一把扶起道：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者。自前日博柑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自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且禮忘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

不教你空回去了。畧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宣教道：「我的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縣君笑道：「怎恁地饒得緊，即喚丫鬟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蕩感之際，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雖然聽得有些詫異，沒工夫得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痴想。忽然一箇丫鬟慌慌忙忙，撞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人回來了，縣君大驚失色，道：「如何是假？」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即忙自己幫着搬得桌上。藥

淨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不由得不慌張起來道我却躲在那里去縣君也着了忙道外邊是去不及了引着宣教的手指着床底下道權躲在這裡面去勿得做聲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着了人左右看着房中却別無躲處一時慌促沒計奈何只得依着縣君說話望着床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醜醜且喜床底寬濶戰兢兢的蹲在裡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着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却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口裡道這一去不覺許久家裡沒事麼縣君着了忙的只裡牙

齒捉對兒厮打着，回言道：「家家裡沒事，你你你如何今日纔來？」大夫道：「家裡莫非有甚事故麼？」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個模樣？縣君道：「沒沒沒甚事故。」大夫對着丫鬟問道：「縣君却是怎的？」丫鬟道：「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怎的？」宣教在牀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鬟的說話，只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咤異，好咤異。」縣君按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囹圄重復問道：「今日在那里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

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喫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厨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裡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充滿地、一直淌進牀下來、蓋是地板、房子鋪床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吳宣教正蹲在裡頭、身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

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遂那些齷齪水，未免有些窸窣窣窣之聲。大夫道：「奇怪！牀底下是甚麼响？敢是蛇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鬚未及答，應大夫急急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向牀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

霸王初入垓心內，張飛剛到瀾陵橋。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个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君支吾道：「敢是个賊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你看，難道有這慌齊整的賊？』」道方纔見吾荒張元來，你在家養着好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臊門。

戶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個滿天星。縣君啼果起來，大夫喝教衆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細做一團，聲言道：「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裡，弔着明日臨安府推問去。」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答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盪酒來我喫着消悶。」從人丫鬟們多慌了，急去灶上撮哄些噎飯盪了熱酒拿來。大夫取個大甌，一頭喫，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喫得不少了，不覺懣懣睡去。縣君

情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
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個多不好
了、爲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
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道
冤家、手裡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
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間、大
夫醒來、口裡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將
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廂裡去、衆人答應一聲、齊來
手、宣教着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
才、忝爲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

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到公
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擡貴手饒過
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大夫大笑道我
是個宦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
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爲兩便
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
口輕你一個官我一個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麼宣教
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
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還只是搖頭縣君在傍哭
道我只爲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

一
意
在
此

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當官對理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曾點污衆從人與丫鬟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曾犯着縣君只是暮夜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爲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个死路罷了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只爲要保全你這淫

婦要我忍這樣，賍污小童，忙攛到宣教耳邊，廝低言道：「有了口風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多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會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內

室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个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頸子拴了，叫幾個方纔隨來家的帶大帽穿一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這些遺家人箇箇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犀象之類，狼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家人方纔住手。

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與明白大夫
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
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
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箇火點在
房裡了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箇小廝
來盪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用了這幾
時工夫纔得這箇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
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自解道還算造化
哩若不是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
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

若迷到底

亦可憐

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到還好，個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心口相問，不覺潸然淚下，鬱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眼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裡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個小厮，一步一步挨到裡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個人走動踪影，只見幾間空房。

如何起初
不先打聽
心打聽

連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
付道：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
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整淨，
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隣
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里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
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原非己家，是用着美人之
局，紮了火團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悶
悶不樂，且到了惜惜家裡，消遣一消遣，惜惜接着宣
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酒相
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你向來有了

心上人把我冷落了多時，今日既承不棄到此，如何只是嗟嘆，象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不得對人告訴，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癡心，落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說，我敢也先點破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顆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紮了一個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的歪刺貨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攛

得我好，也叫你受些業報。宣教滿臉羞慙，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伴所有剩得不多，衙衛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覺快快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常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惹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魁不魁，沒箇收場。如此奉勸人家少年子弟，每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

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爲鑒。詩云：

一、鑿、肉、味、不、曾、嘗、
已、遣、纏、頭、髻、纒、裝、
盡、道、陷、人、無、底、洞、
誰、知、洞、口、賺、劉、郎、

二刻齋奇

卷之十四

三

庚子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終